

刘伯承元帅赞

■ 赵庆林

巴山渝水起狂飙，天纵英雄胆气豪。
刮骨疗毒惊虎变，横刀立马展龙韬。
军神常伴五星耀，儒帅深藏百战劳。
雪魄霜怀谁写照？太行仰望月轮高。

“西老革”挂职干部开州研学

■ 赵庆林

大美开州选胜游，山峰耸秀汉丰流。
十三学子行囊满，趁此光华好酿秋。

（作者系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一级调研员，万州区政府党组成员）

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，每到盛夏时节，不计其数的空调外机所排放的热量和汽车尾气，把闹市区的空气变得跟蒸笼一样，让人闷得透不过气来。近年来，但凡手中有点儿余钱的城市人，都过起了候鸟一样的生活，他们随季节的变换而迁徙，近到重庆石柱黄牛、湖北利川苏马荡，远至贵州、云南、海南……

我这儿乡愁很浓，避暑纳凉的朋友们大都去了苏马荡，而我却不听劝阻，执意选择了离万州最近的大堰口。在海拔800多米的马鞍山上，有一处地势平坦、植被茂密的住所，就是我最避暑纳凉的地方。一条隧道是分界线，隧道的这一边是我长江边的家，隧道的另一边是我开州的故乡，每当我站在山顶往两边张望的时候，心里总是美滋滋的，幸福感瞬间爆棚。

城里的老年人，大多是把家里淘汰的旧家具搬到临时住所。也许他们认为，就两个月纳凉的时间，不需要太好的室内陈设，能用则可。而我却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我在开州的地界儿上买下这套“小蜗居”，是源于一份浓厚的乡愁，是一辈子的故土情结，所以我不愿意厚此薄彼，万州那个家里所有的东西，这个临时住所也必须有，包括墙上的字画。

今年夏天，是我来大堰口避暑的第七个年头了。许多朋友都觉得我这儿海拔太低了，远不及苏马荡凉爽，也没有那边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，甚至购物也不大方便。因此，我满怀期待为亲人和朋友们开辟的卧室、购买的帐篷和吊床都派不上用场。好在当初的失落，久而久之，也就变得不以为意了。

住在大堰口，我感觉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城区很近，开车一个小时就能跑个来回，上班族可以早上下山去上班，傍晚上山纳凉。这里虽然白天只比城里低4℃，晚上却能低8℃左右，睡觉时不用开空调，自然通风就很凉爽。可以说，这里是最近合老年人休闲养生的地方。

在这个只有300来家住户的院落里，各色人等都保持了原有的生活习惯，唱歌跳舞的、器乐合奏的、钓鱼的、散步聊天的、打太极的、打牌的……每当看到树荫下悠闲自在的老年人，我就想起早已离世的父母，他们没住过我的电梯房，没坐过我的小汽车，更别说有福气来山上纳凉了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每当想到辛辛苦苦劳作一辈子，却没有享过几天福的父母，我总是想流泪。

风雨过后的清晨，总有几枚松针从门缝里挤进屋来，我弯腰拾起松针时，想起去犍子沟打柴的那些少年往事。我小时候有一副好嗓子，特别喜欢唱歌，一到山林就迫不及待地放下镰刀和背篓，爬到树上放开嗓门儿吼。大山里的回声，让我越唱越起劲，看到小伙伴们都在捆柴准备回家了，我才着急忙慌地从树干上滑下来，快速在周边捡上几把柴火。回家的时候，别人的背篓里都装着像山一样高的硬柴，而我却背着不需要绳索捆绑的一小背篓软柴回家。

母亲看到我跟同伴们的差距，并没有半句埋怨，她只是去屋后的乱石堆里，捡起两块破砖头放进空荡荡的灶膛里，尽量让火苗儿离锅底近一些，这样，就可以用少量的柴火烧熟一大家人的饭菜了。几根松针引起的往事追忆，让我的喉咙发紧，哽咽出声。那一刻，我望着那个有爸爸妈妈的方向，任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

我喜欢马鞍山上的自然风光，尤其是道路两旁那些枝繁叶茂的桂花树，院坝中央那棵需要双手合围的香樟树；喜欢在月光下，凭窗凝视对面山顶婆娑的树影摇曳；喜欢在风起的傍晚，听林海松涛的阵阵嘶吼；喜欢看欧式建筑黄墙红瓦的倒影，在水库里被一尾鱼儿拉扯得东倒西歪；喜欢漫山遍野的蜜桃树，春天那粉嘟嘟的花朵和秋天那黄澄澄的果实……

然而，无论多么优美的环境，都需要有人精心地维护，如果这山林中的松针松果、杂草、树木的腐叶，得不到及时清理，一阵风雨过后，就会遍地狼藉，让人无处下脚了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小区有一位勤劳善良的好邻居，这些年来，他在每个夏日的清晨，把水库两旁的林荫大道、篮球场以及山林中的梯坎步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这位做好事不图回报的好邻居，他的身材并不高，头发也全白了。据说他和老伴儿养育了5个孝顺的女儿，因为他有糖尿病，每天都要打胰岛素，孩子们都不让他做家务，可他却带着病痛为我们小区几百人的干净整洁环境而劳作。对于他的辛勤付出，邻居们除了当面和背后的赞扬外，也陆续有人加入到清扫保洁队伍中。昨天，在他挥汗如雨地劳作之际，我也扛起一把大笤帚加入其中，不一会儿，几个重点区域都打扫完毕。我们闲聊起来。他不善言辞，我也不便多问，只了解了一点儿皮毛，他今年已经76岁了，之前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职工。虽然交谈不多，但他那高尚的人格、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劳动人民的本色，让我肃然起敬！

上山避暑的邻居们，相聚在松果青涩的六月，分别在桂花盛开的九月，虽然之前都素不相识，但今年复一年的短暂相聚，也让大家建立了深浅不一的情感。随着开学季到来，邻居们都陆续下山了，在挥手道别时，我们都会依依不舍地互道珍重，相期来年马鞍山再见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大江由此东去

■ 江渔

暮春初夏，我们与黄昏一同到达宜宾。
天幕一层层渐变为无垠的灰白，山岚轻绕的翠屏山正被染上黛色，岸边低低高高的建筑被灯火次第点亮。它们把身影轻描淡写倾入江中，重叠成一幅朦朦胧胧的山水写意画。

置身夹镜楼前，左面是江，右面是江，前面也是江。

当你明白脚下踏着“长江零公里”的时候，仿佛自己左手挽着岷江，右手挽着金沙江，两手轻轻往前一推，它们挣脱羁绊，势成奔腾，合成了长江。也许是前世的两片雪，被安排在各自的源头，因为有了约定，便化而成水，一片随金沙江滚滚西来，一片随岷江滔滔南下，两个相逢在宜宾，从此儿童长成少年。为了百川归海的宏愿，少年长江壮志豪情，逢山开路，过重庆、穿三峡、越武汉、下江南、达东海，功德圆满，夙愿得偿。

眼前的夹镜楼玉树临风，雕梁画栋，飞檐翘角，建于清朝初年，历经沧桑，古韵悠然。它的地理位置独特，不仅能够俯瞰三江六岸，而且位于长江起点。人站夹镜楼上，犹如站在典籍之上，浩瀚河山尽收眼底，苍茫时空齐上心头。桨声欸乃，星光婆娑，桨声灯影里翻卷起的，当然不仅仅是江中浪花，还有历史深处的幽微回响。

遥想当年，苏轼还叫苏轼，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三人，顺流而下，到达宜宾。父亲苏洵左右，伴随两位新科进士，刚被皇帝赞为“吾为子孙得两宰相”。

彼时彼刻，“三苏”何其有幸！
而苏轼、苏辙兄弟二人，正怀着鹰击长空之志，御风而行，横赋赋诗，各自为宜宾写下《过宜宾见夷中乱山》《夜泊牛口》《牛口见月》同题三首。

彼时彼刻，宜宾何其有幸！
浪奔浪流，转弯弯转千滩，后来的苏轼活成了苏东坡。

尽管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，却能竹杖芒鞋轻胜马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苏轼恰如倒映在江面的星光，虽然不停动荡，终究是明星落入凡间，“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，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。”

逝者如斯，江水淘尽世间事，时间平复欢笑悲伤。

夹镜楼是异乡人的慰藉，也是本地人的慰藉。

二

总有些地方，越夜越高光，越夜越亮堂。
比如，冠英街。

如果江上的人不下船，大概夹镜楼的光芒会覆盖冠英街的风采。如果不走进冠英街那些四合院，大概不会感受到缭绕在院落上空的历史余温。如果不轻抚一遍那些青砖黛瓦和老物件，大概无人能解码老街刻录的岁月与烟火气息。

冠英街始建于明，清末民初建成。繁盛时期，聚集着四十多个院子。通街院落，两进深或三进深，山墙戴着清代官帽，房上青瓦覆顶，房体以柱承榑，榑房走马转角。高门大户，灯笼雕窗，门墩旁的石狮子目送目迎，穿绸裹缎的官绅、盐商、药材商、银行家进进出出。江风阵阵，吹来涛声桨声和船工号子，石板街上，算盘声哗哗剥剥，舂舂声叮叮当当，戏曲声咿咿呀呀……

行走在夜色中的冠英街，远远近近，里里外外，都是摩肩接踵的游客。站在街中张望，观音阁、八省会馆隐隐约约，粮房街、戏楼院昨日重现，“长江来信”“文脉阁”韵味悠然。许多院子已经改造为商用，满街吆喝的老字号、娟静现代的咖啡馆、不时溢上街面的川菜味道，总能让人在一次次“是梦是蝶”的恍惚中清醒，古典与新潮在这里不断碰撞不断交叉，交织成不一样的火花。

我们落脚的酒店就在冠英街边上。
出门觅食的时候咨询前台小妹：“宜宾最有特色的吃食是啥？”

她答“宜宾火锅”。
我们说是从重庆来的。
小妹一下羞涩起来：“重庆火锅那么出名，重庆

红薯饭

■ 郭小勇

红薯饭，这三个字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段记忆，一段关于童年、关于亲情、关于成长的珍贵记忆。

前几天，我带着家人去乡下的亲戚家串门。到了中午，亲戚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菜肴，并端上了一瓶红薯饭。大家一边品尝，一边赞叹。很快，红薯饭里的红薯被一抢而光，只剩下大半瓶子的白米饭。

看着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红薯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回到四十多年前。那时，我才六七岁，因为父母在外地，我被寄养在乡下的外婆家。那个年代的农村，人多地少，粮食产量低，能吃上饱饭就深感满足。白米饭在当时是无比珍贵的，而红薯、玉米、洋芋才是我们的日常主食。

我的外公是一位老师，每月有固定的工资，虽然不多，但比起其他村民来说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。因此，外婆家在全村也算是比较富裕的。外婆每次做红薯饭，都会在红薯上面铺上一层薄薄的玉米，那是其他村民只有在过年时才能享受到的美味。

外婆是家里的主厨，还负责盛饭。她总是将那层白米饭盛给外公，而我们碗里则全是红薯，几乎找不到几粒米饭。我从小就不喜欢吃红薯，因为吃多了会“烧心”。我总是希望外婆能把红薯多盛一些给外公，这样我就能多吃一些米饭了，但每次我都只有失望。

“我总有一天要吃上白米饭，那时我就把红薯全给你们吃。”我觉得外婆偏心，就在心里暗暗念叨。没想到，我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。

好吃的那么多，我们想饱口福的时候，就是往重庆跑，你反过来考我。”

借助手机，找到网上评分蛮高的店家。
冠英街上的这家四合院，写着“素菜敞起整，不要钱。”门边看见一些人在甑子里打饭，打了饭就站在自助素菜盆边享用。进得门来，自己找桌子，自己取碗筷，要点荤菜，小二也是不温不火不卑不亢，主打一个自我照顾自我服务。全体服务员，似乎就做一件事，不停把刚出锅的形形色色的素菜端出来更新场面。

回程的时候，一行七人同时感慨：这是多年以来素菜品种吃得最多的一次，这是在外吃饭吃得最舒心的一次。
大抵，人间烟火，是城市最古老最现代的生命张力。

三

有些人、有些地方的命运会不会蕴藏在名字中呢？

川渝地名，梁、湾、坝、沟，一目了然。
偏偏有个地方，叫李庄。
据说已有三千年历史的李庄位于宜宾市东郊，明清以来，这里是渔村，得水运商贸之利。

游人如今奔向李庄，有的因为看了《南渡北归》，书里许多篇目，直接以李庄入题；有的因为一个人，网上说到李庄的人一半因为林徽因；有的因为李庄三白：白肉白酒白糕。

我看过李庄的航拍图。俯视之下，李庄仿佛江南水乡。长江犹如一条小河，静静缠绕着村庄；村庄的四周，是片片灰白的房顶；村庄的中央，是一江水域。

谁能料想，名字和格调都有些另类的李庄，铸就了苦难中的辉煌。当年，大半个中国沦陷，三千人的李庄，接纳了数万名学子、名士、大师。国外来信，只写“中国李庄”，便能送达。

漫步李庄街头，自然会想到一个词：清风雅静。
青山排闼，江抱村流，花木成畦，桃李不言，一切都是那么端庄、沉静、安闲、低调。风化的石板、明清的屋檐、斑驳的墙壁、裸露的墙砖，全都蕴藏着难以言说的力量，全都在默默诉说那段难忘的历史。祖师殿、东岳庙、胡家院子、张家祠、席子巷、梁林旧居，游人如织，全都安静无语。一抬头，红墙黄瓦，檐角高挑，气象森严，眼前又是九宫十八庙的某处，然而里面鲜有慈祥威严的佛像，摆放的可能是同济大学、金陵大学、中央研究院、中央博物院、中国营造学社……的课桌。

门外无人问落花，绿阴冉冉遍天涯。林莺啼到无声处，青草池塘独听蛙。

特地捉摸到李庄上坝一个叫月亮田的地方。
这是梁思成、林徽因当年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住所。进入这里，仿佛能够看到林徽因在贫病交加中坚持著作，梁思成卖了金笔买回鱼来给她补身子，金岳霖边做事边养鸡、正在把鸡脚和自己的脚连上绳子。

月亮田的水田里，秧苗正绿。当地应季开发了秧田抓鱼体验项目，一群群大大小小的孩子，在田里跟鱼躲猫猫，乐悠悠。

有人专门奔着夜里李庄而去。夜光灯下的江上清风、竹间明月、酒中豪情、茶里诗意更加“李庄”。

李庄的耀眼光芒确实是在夜里，如果把那段时间算作中华民族的暗夜的话。

其实，因为那段历史，李庄的许多人事都自带光芒。

比如九宫十八庙的建筑，比如那些堪称中国脊梁的大师，比如发出“同大迂川、李庄欢迎，一切需要、地方供应”电报的李庄人。

四

夹镜楼是万里长江第一楼。
宜宾城是万里长江第一城。
李庄镇是万里长江第一镇。
大江从此出发。
大江由此东去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嫩芽

——谨以此诗献给我深爱的开州

■ 李芸

在你的怀抱里，一粒种子有了生根发芽的勇气和力量
在你春天的土地上，一双来自泥土的大手将我轻轻举起

我是一株嫩芽
我的身体里居住着骏马和羊群
在你的微风下，它们带着我疾驰
在你的草地上，花朵将自己开成一张张笑脸
当我们靠在一起窃窃私语
心中掀起欢腾的浪花
寂静下，我们的笑声是一条河流
无声地流向远方
即便看不见
但它就在那里

经过善良的人，它是蜜糖
是永不褪去的阳光
是一滴露珠在绿叶上对温柔的感知

在你光的作用下，我除去心中的迷雾
以一个崭新的我站在你的面前
我是自由的，小小的
不可替代的嫩芽

二

我用清澈写下你湖水的宁静
杉林笔直地站在水中
往后是大片的芦苇丛
这里是鸥鹭的天堂
在群鸟的歌声中
聒噪是一条熟睡的鱼儿
月亮在树丫上静静地看着湖面
它一定很爱这眼前的山水
爱得舍不得眨眼

这泛着波光湖面令人心醉
面对满天璀璨星光
我无限接近自己
像个王一般
将夜色里的光据为己有

在我的血液里潜藏着一对翅膀
借助它，我去到你柔软的胸膛
玉米，稻穗，翻滚的麦浪都让我欢喜
置身田野中
我心里长着一株谦卑的禾苗

三

这是一块有温度的土地
这是稻子的土地
一粒种子在这里醒来
它被接纳，在这里破土
在希望的呼声中
它披上生命的绿色

它就像这样
在母亲面前停下来
怀着激动
以根须为笔
写下感恩的句子
并亲吻她

四

我在这里舞蹈
风是我的舞伴
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
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
我和我的伙伴们尽情舞动

在这热血沸腾的时刻
我们举起青春火把
在你的身上探索和前进
小小的枝叶正一点点向梦想靠近

目之所及，繁花似锦
永恒之花在你眼里盛放
我在你的花苞上醒来
在你热闹的花园
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催促着我
它要我开

五

我在你的身上丰收
以一枚小小的果实挂在你手里的藤条上
对你的孩子
你总是温柔地呵护着

在选择
和尘埃落定间
在季节
和成长的变换中
感谢你所有的甜给了你的孩子

在蓝天碧水间
在你午后的村庄
一条脐带将我和你连接在一起
这就是我对你思恋的理由

在你的土地上欢唱
山间流淌的清泉便是我的音符
在你的脊背上书写
山风便是我的手

写到幸福
我们紧紧拥抱着在一起
像泥土拥抱着庄稼
（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）

我在堰口说马鞍

■ 李玉芳